

故宮記

祝勇建築筆記

海豚出版社

故宮記

祝 勇 建 築 筆 記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记: 祝勇建筑笔记 / 祝勇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10-2089-5

I. ①故… II. ①祝…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9889 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 开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印 张: 9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089-5
定 价: 45.00 元

自序

晓群兄邀约再三，反复思量之下，编成了这本书。

《乾隆花园记》、《围屋记》、《戏台记》三篇是这两年的新作，其余几篇皆从各书选来。

我曾出版过一套《双城记》，包括《紫禁城记》和《长城记》两本，本书中的《故宫记》与《紫禁城记》内容完全不同，请读者不要误会，本书中的《长城记》是从紫禁城出版社《长城记》一书中选摘的。

因此，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自选集。

一本谈论中国古建筑的散文自选集。

也因其自选集性质，我没有把这本书放进海豚社出版的《祝勇作品》。

我想，把关于建筑的文章编成一集，也是有意思的。这缘于我对这一主题有着长久的兴趣，无论去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拍摄当地的建筑照片，还要大肆搜刮那里的市志、县志。我不是建筑学家，不懂建筑学，不会画图纸，没有资格对建筑发言。但，至少可以算作一个欣赏者。对我来说，那些建筑，尤其是古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实体，更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存在，一个精神的气场。它们不仅收容我们的身体，而且摆布着我们的身体，控制着身体的动向，甚至决定着身体的命运。无论是紫禁城这样的皇家宫殿，布达拉宫这样政教合一的超级城堡，还是江西围屋、绍兴戏台、四川碉楼这些形态各异的乡土建筑，都被各自的意识形态所征用，它们的空间，也成为对我们的身体和意志进行规训的模具。因此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长出的精神植物。

这至少给以文化人自诩的我一个谈论建筑的理由。

或许，我早就想出这样的一本书了。

在建筑学以外，谈建筑。

或者说，它是一本对中国古建筑的精神分析。

只是这些年所写的关于建筑的文章还不够多，
内容也不够深。

忝列于此，想必会贻笑于大方之家。



2014年8月27日

目录

i	自序
I	故宫记
54	乾隆花园记
90	长城记(节选)
141	围屋记
167	戏台记
180	碉楼记
196	德格印经院记
217	布达拉记
236	古堡记

故宫记

一

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的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载体，它以巨大体量，表明皇权对于天下的绝对占有。一个人，无论有着怎样的传奇履历，一旦进入紫禁城，就像一粒尘埃飘进沙漠，变得无足轻重，必须听从于宫殿在空间上的调遣——他的行走坐卧，必须遵守空间的法则；只有皇帝相反，因为只有他才是宫殿的主人，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现在任何场合，太和殿上的那把龙椅，使他成为所有视线的焦点，而不至于被巨大的空间所湮没。当人们在巨大的宫殿中迷失自我，皇帝却在制高点上保持着清醒——中国皇帝曾经有在迷宫中央的台亭上观看宫女在迷宫中奔走往复的雅兴，这恰到好处地隐喻了帝王与臣民通过建筑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帝王通过宫殿，占有

并操纵着所有人的身体。这正是宫殿的主题，是帝国专制的政治要求，中国皇帝以超乎寻常的建筑理念表明他对帝国统治的坚定信心。

广袤的紫禁城与圆明园曲折的迷宫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它们用石头般坚硬的语言确定了权力对人的绝对占有。早在古典时代，权力就已经把身体当作自己的对象和目标。于是，它以各种方式，完成对身体的管束和征用。帝国的仪式，便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宫殿，则是安放仪式的器皿。没有宫殿，所有的礼仪都将丧失它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福柯将它称为“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它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1]紫禁城通过对他人身体的征用与控制，建立了一种权力的模板，并在帝国的范围内，通过级别不同的建筑得以贯彻和执行。

这也是中国自秦汉帝国时代以后，纪念碑式建筑层出不穷的原因。对此，我在《旧宫

殿》里不止一次进行过表述。早在“郁郁乎文哉”的周代，以建筑为标志的大地重塑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齐景公修筑了宏伟的柏寝台，站在上面，他看到了自己国土的辽阔，这使他在想象和现实中获得了双重满足，他由衷地感叹：“美哉，室！其谁有此乎？”^[2]；赵武灵王修筑了野台，更使他的目光超越了王国的边界而抵达比邻的齐国^[3]；楚庄王以他不可一世的“五仞之台”向诸侯显示权威，宾客们颤栗的手几乎握不住酒杯，他们众口一词地说着：“将将之台，宦宦其谋。我言之不当，诸侯伐我。”^[4]诗人屈原在投江前写下他著名的楚辞——《哀郢》，使我们在两千年多年后，仍可目睹楚国郢都玉碎宫倾的宏大场面，坍塌的宫殿，轻而易举地压碎了诗人的脊梁。这些巨型宫殿如今都不存在了，但它们存在过，在时间中奔跑和接力，仿佛花朵，在风中传递着种子，并在不同的季节里，次第开放。每一座死去的宫殿，都会在另一片耸起的梁木和巨石间复活。所以，公元1406年，那个名叫朱棣的狂妄之徒，继承了他的父亲朱元璋对于庞大宫殿

的嗜好，在命令太监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的第二年，放弃了凤阳和南京的宫殿，下令在北京另行营建新宫殿。后来被称作紫禁城的宫殿绝不是凭空而起的，它是在无数个宫殿的链接中完成的，是帝国想象不断传递和放大的结果。欲望是一切巨型建筑的催生剂，仅14年后，1420年，一座超乎想象的巨大宫殿，就伴随着对权力的炫耀，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天际线下。

宫殿是帝王权力和野心的纪念碑。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在他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演说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建筑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实力的重要象征，伟大的德国必须要有伟大的建筑与之相应。”“我们拥有新的意识形态和对政治权力的不懈追求，我们必将创造我们自己的建筑史书。”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建筑野心在第三帝国的疆域内得以充分的施展，成为他疯狂事业的一部分，他和他宠爱的建筑师们，准备在柏林原市中心的西边，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中心，一个以“日耳曼尼亚”命名的世界首都，一个由希特勒的元首府、戈林的元帅府、一系列纪念碑、政府部门和商业中

心组成的超大都城，其中的圆顶大会堂主体高达1000英尺，能一次容纳18万人，而那一系列“胜利纪念碑”，在“胜利”还遥不可及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设计完成，强化着纳粹的权威和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的新柏林计划如此庞大、如此威势逼人，在评论家的眼中，俨然“一个邪恶狂热的白日梦”。与它相比，伦敦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官邸，实在是不值一提，它只是一处平易的乔治式连幢屋，居住其中的英国首相，与一位普通的公职人员没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没有安全感的独裁者才会建造像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庸俗的东西，或者是需要威尼斯宫巨大的文艺复兴厅来壮胆——这个文艺复兴厅一度是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办公室。

帕金森发现，存在着一个“办公大楼法则”，那些依托于壮丽、豪华的办公大楼的机构或组织，存活时间都十分有限，包括：凡尔赛宫、布伦海姆宫、白金汉宫、英国殖民部办公大楼、国际联盟大厦等，其中有些组织，在他们纪念碑性的大厦落成之后没有多久，就无

疾而终。相反，那些在简陋房屋里办公的组织，却更能得到时间的认可。其原因并不复杂，形象工程不仅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且很容易转移一个组织的目标。他们企图通过纪念碑式的建筑物表达他们对永恒、不朽的期许，以抵抗流逝的时间，却适得其反，他们得到的，恰恰是时间的否决。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秦代，秦始皇以营造长城、阿房宫、秦皇陵等超大型建筑的方式，耗尽了自身的生命能量。自秦以后，除了清代继承了前朝的宫殿以外，各个朝代几乎都会另起炉灶，重新营建自己的宫殿，作为自己王朝强盛的象征，这使那些宫殿无论多么宏伟都如昙花般一闪即逝，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可一世的宫殿内部，已经暗藏了对这个王朝的咒语。

无可否认，“修造建筑物有着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目的，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和实用的原因”。“科学和技术一般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而建筑则不然。它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5]如前所述，紫禁城的意识形态，就

是在矮化人民身体的同时，把帝王推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没有一座宫殿比紫禁城更称职。紫禁城的面积，是法国卢浮宫的4倍，俄国圣彼得堡冬宫的9倍，英国白金汉宫的10倍。欧洲最大宫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面积也不足紫禁城的一半。可以说，无论是忽必烈的故宫还是明成祖朱棣的紫禁城，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意义，不仅中国朝廷的文武百官，自大明门经过漫长的千步廊，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进入太和门广场时，面对蓝天下那座有着飞翔动感的超级殿宇顶礼膜拜，连最早进入中国宫殿的西方人，当他们面对那些宏大的殿宇和漫长的朝拜之路，他们的意志也会彻底崩溃，他们留下这样的记录：“他穿过一堵又一堵空墙，走过一重又一重殿门，发现其后不过是又一条平淡无奇的路，通向另一堵墙、另一重门。现实虚化成梦境，目标就是在这个线性迷宫的遥远尽头。他如此专注于这个目标、如此期待着高潮的到来，但这高潮似乎永远也不来临。”^[6] 500多年后，德国设计师施佩尔为希特勒设计

的新总理府使用了相同的建筑语言——那座已经完成的、占地16.3万平方英尺的旧总理府已经不能满足希特勒的胃口，一座计划占地2500万平方英尺的新总理府应运而生，从新总理府正门抵达希特勒办公室门前的路程长达半公里，这条森然的长路会对所有的觐见者进行心理施压，使所有与德国元首平等对话的非分之想都土崩瓦解。

中国皇帝将无形的权力化作有形的宫殿，又将有形的宫殿化为无形的权力。紫禁城不仅为帝国的等级建筑建立了一种模板，也为帝国的社会形态建立了一种模板——它的建筑与它的社会，完全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朱元璋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将“天下”与“大厦”的同构关系表露无遗。朱元璋生于乱世，亦成于乱世，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乱对于他的王朝社稷意味着什么，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非他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他必须用“草格子固沙法”，为流沙建立一种强大的规范。“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

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7]帝国的律令、制度，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宫殿，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层层有序的环形结构，只有皇帝，居于那些同心圆的中心，通过一层层的国家机器，对他们进行监视。

大明王朝延续了元代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工农兵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成若干小类，组成一个牢固的金字塔结构，每个人的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个裁缝的儿子，只能以缝纫为生，不论他是否六指还是残疾。同时，帝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同钉子，把每个人钉牢在原地，即使发生灾荒，也不能逃难，而只能死在原籍。在用一个严密而均匀的大网网罗了他的人民的同时，朱元璋还写了《授职到任须知》、《皇明祖训》等文件，为官员乃至皇族子孙确定行为规范。他像一个教练，对所有人进行规训，把人民变成木偶，“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连接也预先规定

好了。时间渗透到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8] 宫殿的投影，蔓延在巨大的国土上。

紫禁城的巨大，使我们至今难于从整体上把握紫禁城，它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表述中。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被表述的紫禁城，是作为碎片的紫禁城，而永远不可能是紫禁城本身。紫禁城拒绝，并嘲笑一切表述。所以对我们来说，紫禁城更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只有它的碎片是真实的，就像帝国里的臣民，在各自的位置上，感受到帝国给予他们的压力。

二

紫禁城不仅表明了空间的哲学，也暗藏着时间的秘密。今天走进紫禁城的人对于紫禁城的阅读是历时性的——他必须从一个宫殿走到另一个宫殿；同时也是共时性的，因为每一座宫殿，都是时间叠加的结果，曾经的历史云烟、风云际会，都会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紫禁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计